

人类最大规模的航母大战

二战中,航母之战,可以说是国家重锤之战,每一次航母会战胜负,都代表一个国家战斗值的增减。而人类最大规模的航母大战,当属菲律宾海海战了。此战役影响甚大,日本丧失西太平洋制海权,联合舰队的主力航空母舰损失惨重,舰载机消耗殆尽,使之无法在4个月后的史上最大海战(莱特湾海战)中派出舰载机支持本方舰队。

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战役拉开序幕

马里亚纳群岛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位于琉球、台湾和菲律宾以东,硫黄列岛以南,加罗林群岛以北,正扼中太平洋航道的咽喉,亚洲与美洲的海上交通要冲,是美军进攻日本本土和远东的必经之路。正因为马里亚纳群岛如此至关重要,就被日军誉为“太平洋的防波堤”。

1944年上半年,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国陆军部队以蛙跳战术向菲律宾群岛推进,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也在跳过日军中太平洋最大基地——特鲁克环礁后占领帛琉群岛,被夹击的日本于是加强在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务,欲使其成为最重要的“绝对国防圈”以阻击盟军的攻势,为日本本土争取时间。

为夺取该群岛,尼米兹指派中途岛战役时表现优异的海军中将斯普鲁恩斯负责掩护登陆马里亚纳的部队并担任战役总指挥,登陆部队则由第51特遣舰队司令特纳在6月中旬进入马里亚纳海域,对附近机场、港口的飞机和船只进行封锁及压制,并准备进攻塞班岛,以夺取空军基地。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刚领悟航空母舰在海战中不可取代的强大地位,在1944年上半年终于首次将航空母舰的编制列在战舰之上,但此措施已经落后美国两年半,使得在接下来的海战中日军航空母舰编队的作战能力远不如美国。在美军进攻塞班岛之际即派出刚整编完成的舰队主力——由

小泽治三郎(以下称小泽)指挥的第一机动舰队去迎战美军第五舰队。

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与特纳的联合远征军部队在进入该海域时即有效压制日军的航空兵力,于1944年6月15日顺利登陆塞班岛,接着斯普鲁恩斯发出18日登陆关岛的命令。

18日中午,第58特遣舰队集结完毕,斯普鲁恩斯移交战役指挥权给第58特遣舰队指挥官米契尔,随后其全部五个特遣群共15艘航空母舰摆开阵势,其中以7艘战列舰(其中有两艘世界最强的衣阿华级战列舰)为主的第7支队摆在日本舰队与四个航舰特遣群之间,以防日本水面舰队接近美国航空母舰,除掩护第7支队的第4支队航空母舰外,其余第1、2、3支队皆部署在战列舰舰队后方展开,挡在塞班岛西侧,随时迎接日军攻击到来。

日本舰队主力——第一机动舰队(以下称小泽舰队)其中共有9艘航空母舰,搭载400余架飞机,舰队还有5艘战舰(包括两艘世界最大的大和级战舰)。随着小泽舰队进入菲律宾海,双方舰队发觉彼此的存在后,这场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战役与舰载机空战,即将拉开序幕。

“马里亚纳射火鸡大赛”

小泽舰队于6月18日即派出42架侦察机出动搜索并加上马里亚纳方面的情报,在与第五舰队保持距离的同时仍获得充分的情报。同日夜间,第58特遣舰队指挥官米契尔力主连夜西进,发现日本舰队后就全力将其消灭,并同时与第58特遣舰队第7支队司令威利斯·李讨论连夜追击与日本展开夜战的可能。19日凌晨4时20分,小泽再度派出43架侦察机,清楚掌握美国舰队动向。此时斯普鲁恩斯仍不清楚小泽舰队位置,小泽则不但知道美军在哪里,也晓得美军已经进入日机攻击半径,但本身则还未进入美机打击范围。从19日

上午正当第五舰队不断搜寻小泽舰队行踪之际,小泽已于8:30派出栗田前卫舰队的飞机共69架发动一波攻击,8:56从主力的甲队派出最大的一波攻势共128架作为第二波,10:00自乙队派出47架飞机作第三波,11:00又从甲乙两队发出82架飞机作为当日上午最后一波,四波共326架,企图以大量的战机一举击破米契尔的空防。

11时39分,规模最大的日机第二攻击波再度被美国战机拦截,美国F6F战机围着技术欠佳、性能落伍的日机穷追猛打,演变成空中大屠杀,至少70架日机在这波拦截中被击落,同时美军以当时其中一名飞行员的兴奋之语:“这多像古代猎杀火鸡的战场啊!”美军遂将当日的空战命名为马里亚纳射火鸡大赛。20架日机突破重围,14架接着又被第7支队的防空炮火击落,一架天山鱼雷机撞在战斗舰印第安纳号水线附近,但鱼雷未爆炸;另有6架慧星俯冲轰炸机在正午时对第2支队展开攻击,一枚炸弹在胡蜂号上空爆炸,两枚炸弹在碉堡山号近处海中爆炸,两舰受损轻微。第3支队遭受几架鱼雷机攻击,企业号躲掉一枚鱼雷,其它飞机则被美国防空炮火打退。总计第二波日机128架共折损97架,另外侥幸逃生的31架则返回小泽舰队,而美军却几乎未受损失。

正当6月19日8时美日舰载机还未遭遇前,潜艇大青花鱼号潜航时发现了小泽舰队的甲队,盯上日军阵中最大的大凤号航空母舰。

中午时分,美军有名的棘鳍号潜艇,同样闯入了小泽舰队的甲队舰群中,当时翔鹤号航空母舰因为正进行收回飞机的作业,无法机动规避鱼雷攻击,棘鳍号发射的6枚鱼雷至少有3枚命中翔鹤号,使翔鹤号立时失去战力,并在当日14:32分沉没。而先前遭鱼雷命中的另一艘航空母舰大凤,油气自管内外泄,弥漫了整个航空母舰的舰体,下午3时因为油气浓

(据《三联生活周刊》)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 廖玉元

通信参谋的王扶之。

部队无论向哪里开进,黄克诚师长总是以自行车代步,并经常坐在自行车上听取汇报,了解敌情,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行动。这辆自行车的特殊功能被大家形象地比喻为“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1943年春,新四军三师师部只

带一个特务营在转移途中,于阜宁境内的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同日军遭遇。特务营营长陈金保、政委黄励华请求师指挥所立即转移,可是黄克诚师长就是不肯走,他说:“师指一撤就会动摇军心,不能撤。”在坚持指挥了一段时间后,黄克诚师长才在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勉强坐

(据《老人报》)

度过高,加上舰内人员不慎引起火花,使舰内燃起大火,同时引爆了弹药库,使大凤号腹部接二连三发生大爆炸,使小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旗舰大凤号,移乘重巡洋舰羽黑离开,但其通讯设施远不足以担任旗舰的重要位置。同时由于移乘造成的混乱,小泽并未得知其飞行员悲惨的下场,还因为日军飞行员那自欺欺人的谎报,以为美国舰队受到严重打击。同日18:28分,大凤号也随翔鹤号沉没在菲律宾海。

日本丧失西太平洋制海权

19日当天战斗结束时,战役结果已大致分晓。小泽舰队被美国潜艇击沉两艘大型航空母舰,派出的326架舰载机中仅130架返回日本航空母舰,加上角田在关岛折损的50架及随大风、翔鹤沉没的飞机,日本总损失315架。美方取得史上最大舰载机空战的压倒性胜利,空战中仅仅损失23架,6架飞机在操作意外中损毁,此外仅有两艘航舰、两艘战列舰轻微损伤。

原本美军第58特遣舰队19日白天不断派出侦察机,欲寻找日本舰队并歼灭之,但在小泽舰队的战术使用下而未成功探查向日舰的踪影。20日上午,小泽再移乘其所在的甲队唯一剩余的航空母舰瑞鹤,此时由于通讯改善,下午1时小泽终于得知前一天空战的结果。19点40分左右,小泽便中止作战撤退了。第58特遣舰队追击无法成功,海战因此结束了。此战役影响甚大,日本丧失西太平洋制海权,舰队主力航空母舰损失惨重,舰载机消耗殆尽,使之无法在4个月后的史上最大海战莱特湾海战

派出飞机支援舰队,美军则大获全胜,只有少数舰只轻伤,巩固了塞班的登陆,接下来2个月逐步将马里亚纳占领,也有了直接以B-29轰炸日本本土的实力,同时与麦克阿瑟的战线形成夹击菲律宾群岛的态势。

(据《三联生活周刊》)

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同撤出战斗。转移途中,他坐在自行车上发布命令,调单家港附近的第八旅二十二团一个营增援特务营。就这样,黄克诚在自行车上指挥了6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斗。

(据《老人报》)

“行为之龌龊令人瞠目结舌”的官员到底干了啥?

■ 王姝

5月11日,中纪委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辽宁锦州凌河区委原书记邓为民严重违纪问题剖析和邓为民的忏悔书。

记者注意到,对于邓为民的问题,《中国纪检监察报》措辞严厉,“寡廉鲜耻、贪欲无度、骄奢淫逸,‘六项纪律’一个不落全部违反。辖区群众戏谑道:他的名字就是个笑话——‘为民’吗?分明是害民!”并援引调查人员的点评称,邓为民“情趣低俗,道德败坏,行为之龌龊令人瞠目结舌。”

那么这个名为“为民”、实为“害民”,“行为之龌龊令人瞠目结舌”的官员,到底干了啥呢?

邓为民生于1966年,现年51岁,曾经是小学教师,转入仕途后历任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锦州市凌河区委常委、副区长、常务副区长等职。自2011年起,先后担任锦州市凌河区区长、区委书记。

今年1月7日,邓为民被宣布调查;3月24日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产生了和纪检干部同归于尽的错误想法”

上文提到,邓为民“六项纪律”一个不落全部违反。先看看其违反政治纪律方面的问题。

邓为民自述,自己曾经千方百计找关系拉拢市纪委领导和办案人员,对抗组织审查。

“在我的努力下,与市纪委一名年轻办案人员建立了‘哥们’关系,他帮助我将多笔银行查询信息进行篡改和删除,告诉我案件调查进展状况。当我感觉到组织上肯定要深查了,光靠一个年轻人不行,就与其商量找一找领导,打听了解他们领导的喜好,多次打电话、发信息,在他们住宅楼下等待。当被这些领导严正地拒绝后,我感到绝望,甚至产生了和他们同归于尽的错误想法。”

据官方披露,邓为民曾拿着礼物,在纪委领导的住宅楼下等,结果送礼被拒。之后,他在一个本子上写下了一句话,“既然你们不让我过好,那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

此外,十八大后,邓为民仍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出入会所、高档酒店是家常便饭,逢年过节收受礼品礼金更是不在话下,他手里持有的VIP贵宾卡几乎涵盖了锦州所有的高档娱乐消费场所,其家里也堆满了各种高档烟酒”。

邓为民自述:在全区的干部大会上,我反复要求大家要遵守八项规



辽宁锦州凌河区委原书记邓为民

定,但当我讲这些话时,内心是矛盾的,底气是不足的。因为自己私下里依然偷偷摸摸地接受着“哥们”“朋友”、老板的宴请,只是组织上不知情而已。

“他所有的包里,全是钱”

再看看邓为民违反廉洁纪律、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

《中国纪检监察报》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2015年12月24日,凌河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上,参会人员都已到齐,却独独不见区委书记。而这样的情景,已是邓为民的常态。

据官方披露,邓为民经常“消失”,有时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人,还经常缺席应该由区委书记主持召开或区委书记应出席的重要会议,例如区委常委会。那么邓为民忙啥呢?

邓为民忙着“吃老板”。官方披露,项目审批、土地流转等有权力寻租空间的工作,才是邓为民乐于从事的工作,他的口头禅是“帮助投资企业排忧解难”。在帮企业“排忧解难”中,他获得“回报”1823万余元。

《中国纪检监察报》讲述了两个邓为民帮企业“排忧解难”的小故事。故事一:2011年,锦州某公司与韩国某公司签约的一个项目落户在凌河区,邓为民给予该项目各种“关照”,事成之后,1000万元“好处费”就揣进他的腰包。

故事二:2015年,某房地产老板因开发手续问题找到邓为民。“这事也能办,但有难度,我得担风险。”邓为民暗示该老板,最后双方以16.2万美元“成交”。邓为民拿到了钱,该老板却迟迟没拿到手续。其后不久,邓为民又以买房为借口向该老板借款100万元。该老板手续没办妥,只



好照办。事后,邓为民却“忘了”还钱。

“书房所有的抽屉里,衣服的兜里,他所有的包里,全是钱!”调查人员称,“从他这一处住宅里查出的各种现金、存折等,共计近4000万元。”

邓为民自述:“每逢年节或家中婚丧喜庆事宜,下属、同事、朋友、企事业单位领导、个体老板均以慰问、看望、拜年为名,送给我礼金、礼品、消费卡。面对这么多的东西,自己都搞不清楚是谁给的”。

造成近1亿元国家经济损失

《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了邓为民的落马细节,暴露出其违反工作纪律方面的问题。

2015年,国家审计署沈阳特派办审计了锦州市凌河区政府的一个土地出让项目,由此炸开了邓为民违纪“冰山”的一角。

该土地出让项目发生于2011年至2013年,邓为民时任凌河区区长。当时,凌河区政府想租用某处农用地,找到锦州某拆迁安置公司。该公司为拆迁工作共投入1.2亿元,而邓为民在没有经过集体研究和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2.1亿元的价格与该公司签下了协议,只此一项,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

《中国纪检监察报》称,“乐于”“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的邓为民,用权很任性,抓起“经济工作”很霸气,“这事就这么定了”“这事必须整”,班子集体在他眼中成了摆设,凡事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安排30余人“升官”

记者注意到,官方披露了邓为民两方面违反组织纪律事实。

其一,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据披露,邓为民不仅“吃老板”,还“吃熟人”。找他办事的熟人请托最多的就是人事安排。2010年至2016年间,经邓为民安排调动的有30余人,他从中收受财物达471.2万元。调查人员说,“他心里有一个‘价目表’,关系的亲疏以及请托事项的难易程度都是‘定价’的要素。”

不过,邓为民拿了钱还不一定办事。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邓为民的一个校友在凌河区里任副局长,想调整到正职岗位,先后2次共送给邓为民50万元,但直到邓为民被免职,事也没办、钱也没还。当调查人员问及原因时,邓为民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校友,我得避嫌,另外这个人品质有问题。”

其二,隐瞒个人重大事项。

按照规定,官员应该定期上报个人的婚姻状况、财产情况等个人重大事项。

可邓为民2014年离婚后,一直未向组织报告。为了不让人发现匿藏的“老巢”,他经常“演戏”,让司机每天开着空车去他与前妻的居所,伪装接送他上下班。

他还费尽心力藏匿财产,把装有巨额现金、银行卡的保险柜,藏到一处闲置多年的房屋内;将大量外币、金条等贵重财物放入矿泉水纸箱中,并与20余箱矿泉水一起堆在放满杂物的地下室。

吃喝吸毒猎艳“大满贯”

记者注意到,《中国纪检监察报》用这句话,描述邓为民违反生活纪律方面的问题:淫秽视频、吸毒工具……这些“辣眼睛”的物品的主人竟是一名曾经的人民教师、受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

调查人员评价说,邓为民吃喝吸毒猎艳搞了个“大满贯”。或利用上下级从属关系或以金钱为诱饵,他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在一个商人朋友的引诱下,他迷上了吸食冰毒,甚至怂恿他人一起吸……

邓为民在忏悔书中写到:自己由于工作生活上的不检点、不规矩、不自重、不严守底线,错误不断,一犯再犯,不仅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而且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给毁了。想想自己即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想想自己即将面临的铁窗生涯,想想自己将孑然一身、疾病缠身、无依无靠,不禁潸然泪下。这是忏悔自责的泪水,是悔恨内疚的泪水,也是请求组织宽恕的泪水。

(据《新京报》)